

安徽文艺出版社



玉钗华蓉

张发亮 王致奎 著

第二十九回

安乐宫天蚕传绝技 余家坪国母中花瘴

听了天蚕娘娘的话，洪涛及锦萼等人无不心惊，暗忖，这魔女神鬼难测，不知此举是何意？锦萼及东方慧曹飞燕等相视无言，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揣测不出女王又要什么花样来作弄洪涛。有心动武，天蚕神功过人，且又在她宫中，无异龙潭虎穴；再者，洪涛已被她抓在手中，投鼠忌器，实在不能轻易动手！大家虽然十二分烦躁不安，也只得暂时忍耐于心，静观动静。黎锦萼忍住内心惊惧，但却笑着说：“洪弟，好好侍候母亲，不要惹她老人家生气！”

洪涛听了大师姐双关之语，扭过身躯说：“大姐放心，我会照顾好母亲的，不会惹她老人家生气，你带姐妹小弟安歇去吧！”

天蚕娘娘手扶着洪涛肩膀，回头一笑，目闪诡谲的说：“你们去歇着吧！”

锦萼忙道：“母亲晚安，孩儿们去了。”目视着天蚕娘娘转过彩屏。

黎锦萼等人已无法停留，只好随着金环与万花女快快离开寝宫，来到一处幽雅恬静厢房内。尉迟火被安排在另一处小房内，自有侍儿照应。

天蚕娘娘扶洪涛来到卧室内，卸去外衣，身着透明粉红绢

纱短袖圆领衫，露出一双浑圆欺雪赛玉的藕臀，一对高耸粉乳隐隐约约显在绢纱衣内。下身是淡绿洒花绸裤，一对赤裸裸的洁白天足，趿着绣花拖鞋。在迷离珠光灯烛下，更显得美艳多姿，宛如出浴神女。虽然已入冬季，但安乐宫地处南疆边陲，又在群山怀抱之中，四季温暖如春，何况又是地下宫室，更是毫无寒意。

洪涛惴惴不安，猜不出这位喜怒无常暴虐怪诞的女苗王要怎样来摆布自己！他低眉垂目以口问心，不去看她那惹人心旌摇动的玉体。他默默地将绶被舒展开，放好绣枕，将湘纱罗帐放下来，恭谨地说：“夜深了，请母亲安寝吧！”

天蚕娘娘注视着洪涛潇洒飘逸的风姿，格格的笑道：“让我安寝，那么孩子你呢？”

洪涛正色道：“儿为人子，理应照顾母亲起居，母亲安歇罢，孩儿在床侧守候！”

天蚕仙娘微嗔道：“那可不行，小孩子一路奔波辛苦，怎能不睡？快快与为娘同榻而眠吧！”

洪涛噤嘴道：“孩儿侍奉母亲理所当然，怎能谈及辛苦？”

天蚕娘娘佯怒道：“胡说，你方才认我为母，是否真心诚意？”

洪涛忙说：“孩儿一片至诚！”

天蚕娘娘怒道：“既然真诚无私，母子同床又有何不可呢？”

洪涛无奈，只得说：“孩儿遵命。”

天蚕娘娘回嗔作喜道：“这才是孝顺的好孩子！”说着伸出滑腻如脂的玉手说：“快搀为娘上床安歇。”

洪涛只得走上前去将她搀扶上床。天蚕摔掉拖鞋，侧卧朝外，扯起缎被齐胸盖好，将绢衣脱去，露出半袒的酥胸，仅剩一个粉红护胸，两只玉臀露在被外。洪涛解掉巾帨，脱去外罩，和衣躺在天蚕脚头蜷伏而眠。

天蚕娘娘见洪涛这副窘态，不禁吃吃一笑道：“傻儿子，难道让为娘闻你的脚臭吗？”

洪涛只得回身并肩躺在天蚕身边，闭目含睛不言不语。

天蚕幽幽地说道：“你们中原人受了孔老夫子的礼教约束，可把亿万儿女害苦了，连睡觉还穿了这么多衣服。今天来到为娘宫中、快快去了这些繁琐，别理那些假道学，把衣服宽去！”不容分说亲手将洪涛长衣统统脱去，只剩一个红兜肚及短裤。这时洪涛任她摆弄，只是不言不语。她用光滑的玉手抚摩着洪涛胸腹笑道：“孩儿好雄健的体魄！为娘一生未嫁，没有孩子，还没有过怀抱娇儿睡觉的心境乐趣，今晚我要偿还这个多年宿愿！”说着一边将玉臂托起洪涛后颈，将洪涛搂抱入怀，一双松软的乳峰紧紧贴在他的肩上，洪涛躺在这一位年龄虽是高迈，却美如西子的女子怀中，阵阵如兰似麝的处女幽香，沁入肺腑，他这是生平第一次与异性如此相处，禁不住心旌动摇意猿心马。可他心中警觉，暗暗告诫自己：洪涛，你乃血性男儿，须知礼义为立身之本，你冒九死一生之险，远涉万水千山，到此何来？莫忘记，你身系国家皇后之安危及众家姐妹兄弟之生死，这个女王性情莫测，机敏狡诈，谁知她心怀何种凶恶念头？千万不可坠入其术而遗恨终身！再说认母已成大礼，成了母子名份，要终身以母视之，若怀异想，便猪狗不如了！现在是在母亲怀中睡觉，有什么不妥之处？思念了一回，心中顿感坦然，不久既安然入梦乡了。

由于洪涛真元归心，释然无虞，加上长途奔波，又吃了不少醇酒，他睡得十分香甜。

天蚕娘娘却不然，她没有睡，她竟图以绝世丽质来试一试洪涛人品，是在真诚无欺，拿她以母相待。如果心地存有非份之念，觊觎她倾国美色而迷失本性，他的小命便休矣！幸亏洪涛心地纯洁老实持重，天真无邪，虔诚敬她如母，毫无邪念。她见洪涛酣然入睡，不由对洪涛更加喜爱，心生钦佩。她静静的看着洪涛满含稚气的俊面，心中泛出母爱的喜悦，继之又是一阵惆怅。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竟然动了一腔母子真情，她轻轻地用葱管般的玉指抚摩着洪涛的乌发，禁不住一阵凄楚，对自己孤独的处境而自怨自艾。她叹了口气，泪珠夺眶洒出，自言自语的说道：“此儿如此仁德忠厚，实汉人中罕有的正人君子，以自己绝世美色竟不能动其一毫邪念，真诚以母视我，可惜不能朝夕在我膝下承欢，永远长聚。他王命在身，过不几日，就要关山阻隔，相会无期，岂不令人伤心？”话到伤情处，泪水泉涌，滴滴热泪都洒在洪涛肩头胸口和面颊上。这么一位狂傲成性凶残嗜杀的女魔王竟动了天伦骨肉之情！

洪涛睡觉十分灵警，细微声音，皆能使他察觉。天蚕娘娘的几声低诉，一串热泪，已将他从沉睡中唤醒，他猛然睁开双眼，看见天蚕娘娘泪流满颊，静静地瞧着自己，似有所思，忙折身坐起问道：“母亲，你好端端地怎么伤心流泪？有什么心烦之事，能否对孩子说明？”

天蚕娘娘苦笑着伸出两只玉臂将洪涛搂在怀中，凄然地说：“孩子，为娘生来性情刚烈，一生杀人无数，心狠手辣，但不知怎样却与你一见投缘，产生了千丝万缕的爱意，

决意将你收为膝下作螟蛉义子，怕你不肯，才命金环将你引入寝宫，娘以宫禁戒律迫你就犯降服了你，娘也深知能收你之身难收你之心，还不知你心存何想，是否逢场作戏虚与为娘敷衍，来个雨过天晴一走了事，不以母亲待我。因此我意以母子同床试你心地，可喜我儿毫无淫心邪念，足慰我心。想为娘一生不嫁，从无与男子亲近过，并非为娘生具先天缺陷，只为心中萌发一种怪念头，总觉得男女之事污秽肮脏，不如独身清静安适。为娘已是垂暮古稀之年，渐感晚年孤独凄凉，思得人间天伦乐趣。为娘由于爱美成癖，平时注重青春葆养，加上内功精湛吐纳有术，虽然容颜未衰，可是心中却早已无男女欢爱之念，只想物色一位年轻英俊的少年男儿承欢膝下。娘心中有一个疑心魔念，唯恐与素无瓜葛之人认成母子，不能水乳交融，故今天我让你与我同榻共枕过夜以试之。以往为娘也曾选过汉人英俊美男子，收为义子，不料他心存邪念贪图为娘姿色，欲行苟且非礼乱伦之事，结果被我送至后山作了虎狼口腹之物！唉？今天得了你这个相貌英俊潇洒脱俗，心地敦厚善良无邪的佳儿，为娘满足无憾了！可惜，你家远居中原，离我千里遥远，又有高堂父母，为娘虽是苗人，也曾读过中原诗书，粗明礼义，岂能逞强恃勇霸占别人麟儿而据为己有呢？古人曾说：‘君子不夺人之所爱’，娘虽不敏，也不能夺你父母的独生儿子！况且你是王命在身，留期有限。眼看我儿就要离我而回中原，今日别后，远隔山水，相逢不易，岂不想煞为娘吗？”说着啜泣不止。

洪涛被她真情所打动，止不住泪珠滴下，忙说道：“母亲不要悲伤，儿今生决不会忘记母亲对我眷顾之情，爱怜之意，日后儿定然再回苗疆省亲，儿不会言而无信，辜负母亲

之垂爱。”说着用手帕替娘娘擦泪。

天蚕娘娘哽咽着说：“孩子，我知道你是宽慰为娘的心，娘也知道孩子你是无法兼顾的，娘不敢有所奢求，只望我儿回到中原之后，心中不忘苗疆荒山群峰中安乐宫有一个粗野蛮横的苗家义母，娘就满足了！”言讫，泪如雨降。

洪涛见这位女魔王竟然动了纯真的挚情，心中十分感动。他用手帕为义母拭泪，与之相抱，母子之情倍加诚挚。天蚕娘娘用檀口亲吻着洪涛的双腮，尽情倾吐不幸的身世，说了一个多更次，母子才沉沉进入了梦乡。

金钟报晓。天蚕娘娘轻舒玉臂，揉开朦胧睡眼，看洪涛仍沉沉的熟睡，她不忍惊醒儿子的好梦，慢慢抽出臂膊，轻轻挪动娇躯，披衣下床，略事梳妆，然后将洪涛唤醒，替他穿好衣衫，挽好头发，戴上巾帻，这才轻咳一声。早在宫门外的侍女金环及众侍儿闻声而进，送至口盂面水，静候娘娘梳洗整妆。洪涛也漱洗梳装了一番。

母子梳妆完毕，携手步出寝宫来到外厅，此时黎锦萼早率众妹弟恭候在门外，她彻夜未曾安眠，担心天蚕娘娘摆布她青梅竹马的爱弟，现在见天蚕娘娘喜笑自若笑面生辉，一只纤手搭在洪涛肩上，袅袅婷婷走至大厅，一脸端庄慈爱之色，她姊弟九人心中释然，个个喜上眉梢，一齐进入大厅，跪拜于阶前同声说：“叩见母亲大人，愿母亲大人金安！”

天蚕娘娘高兴地笑道：“罢了，罢了，孩儿们快快起来，在家不要叙常礼！”众人拜谢立起。天蚕传来早餐，母子们围在一桌，有说有笑十分融洽。

饭后，天蚕娘娘温言说：“洪儿，你是中原大明臣民，此次到我邦是衔王命而来，理应朝见你朝皇后，以尽臣子之

礼。”扭脸对待女金环说：“金环！你好生带领小王及各位公主去朝见国母马皇后。”金环忙说：“是。”

金环笑容可掬的对洪涛说：“小殿下，各位公主，请随婢子来！”

洪涛听了此言，内心感到十分欣慰，来苗疆的主要目的就是接回国母銮驾，结好苗邦，看来可以如愿了。九人拜别了天蚕娘娘，随金环出了寝宫，拾级步上地面，曲曲折折越过几处院落，到了一个幽雅去处，绿竹掩映，粉墙绿瓦，一所两层小楼矗立院落正中。四周奇花异草，浓香宜人。金环领众人来到楼门前，守门宫女侍儿皆向金环举手为礼，状甚恭顺。金环含笑说：“小殿下，公主，请稍待一下。”言讫只身入内。片刻，她来到门前，朗声说：“诸葛洪涛进见国母。”

洪涛应声道：“是！”口称：“草民诸葛洪涛进见！”率领众姊妹肃然入厅，伏拜于地，三呼娘娘千岁：“草民诸葛洪涛及姐妹小弟黎锦萼曹飞燕李英琼齐英男东方慧西门霜柳淑龄申若兰尉迟火愿娘娘福寿千秋，风体康泰！”

马皇后温颜谕道：“众卿平身！”

众人齐称：“谢国母！”再拜起身，分列两厢，见居中心一把金背太师椅上，端坐着一位头戴凤冠，身着百鸟朝凤日月龙凤锦袄，下系百褶龙凤裙年约不惑的中年妇人，雍容华贵，端庄稳重。他们第一次朝见万人之上的大贵人，未免心头惴惴，拘谨不安。

倒是那贵为国母皇后，母仪天下的马娘娘却并不自大，和霭地说：“你等跋涉千里，风霜劳苦，实令哀家不安！”

众人齐声说：“多谢国母千岁关心！”

马皇后又逐一问了众人姓名，家乡籍贯，并说了很多慰勉之言，并说：“女苗王待哀家十分尽礼，饮食起居有人侍候，他日还朝，当奏请圣上予以褒奖封赏，遣使答谢，使大明与苗邦永敦友好！”

洪涛也知娘娘身在异邦，居吉凶难测之险地，只能多讲好言。众人也都齐声附和，说天蚕娘娘豁达大度，胸襟坦荡，实苗邦英明之主，苗民之幸。又将天蚕娘娘认洪涛为义子一事详述一遍。马娘娘知平安回朝有望，深感欣慰。

因在此处不便多说他事，君民又略说了一些闲话，马皇后便道：“这里一切很好，不用你等在此侍候。你们与天蚕女王刚刚认亲，自有一番亲热，你们且退下，与女王去叙天伦之乐吧！”洪涛连连称是，叩拜辞出，跟着金环返回礼宾大厅。这时天蚕娘娘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天蚕娘娘春风满面地说：“洪儿，为娘已传谕苗邦十八寨三十六洞七十二土司，我收了义子小殿下及公主，他们要来作贺朝见的，你们可要好好陪为娘欢乐一下。”

洪涛锦萼等忙谢道：“多谢母亲关心！”

次日，各寨之主，洞主，土司各带来金珠宝器，牛羊名酒，及时新果品向苗王祝贺，尽兴欢宴了一天方才各归洞府。

洪涛等人居住在安乐宫中，除每日朝见国母马皇后外，其他时间都是陪伴着天蚕娘娘，尽量博取她的欢心。这个女魔头以改往日喜怒无常的脾气，对洪涛是温暖备至爱抚有加，不愿洪涛稍离片刻，慈母之爱溢于言表。洪涛也被她一片诚挚的爱打动了心，对她敬如姨母崔莺和恩师毕蕴花。因为他自幼离开生母，一十七年未见慈颜，是恩师一手哺育而长大

成人，至今还未尝过母子天伦乐趣。前次在鬼愁谷得到玉娘子崔莺无微不至的照顾，深深体会到母爱的神圣。今天，他又享受了这位义母的爱抚，心中分外感动。当晚，天蚕娘娘又让洪涛陪伴眠了一夜。洪涛已不似昨日那样如卧针毡，很心安的躺在义母怀中，娘俩谈叙家常，洪涛才得知苗王系当年苗王孟莠的嫡系玄孙女，世袭传下。当她知悉洪涛是苗邦人诸葛武侯的十七世嫡传玄孙时，母子情谊更笃。天蚕娘娘笑道：“洪儿，无怪咱娘俩这样有缘，实祖宗神灵指点！”洪涛又说了从生下后直至目前的遭遇，及玉娘子崔莺相救，认为姨母等情，女王更加叹服，紧紧抱住洪涛的脖颈，口中不住赞道：“洪儿，娘的目力不差，你真是一个仁德心慈的好孩子！你那崔姨母乃是一个孤独苦人，丧夫失子其情堪悯，她已改过从善，你要好好孝敬她，使她晚年有靠。”

洪涛忙说：“孩儿谨遵母亲之命，一定好好孝顺崔姨母。”

第三天，天蚕让锦萼等几位姑娘轮流陪伴睡眠，命金环单为收拾了三间宽敞洁净的卧室独自安睡。天蚕娘娘心境极佳，每日与洪涛及众姑娘谈论武学，看他们舞剑弄枪，或是带他们出离安乐宫兴围狩猎，只不提让他们返回中原之事。洪涛等虽然心中着急，也不敢形于神色，都知道这位义母的一般殷殷情爱，不忍拂其好意，恐惹下意外风波，只得每日陪伴她，凡事不违背她的意思。

光阴如箭，指顾之间，洪涛一行人已来苗疆二十余日。这天早饭后，天蚕娘娘突然对洪涛说道：“孩子，在官中已二十多天了，着急思归了吧？”

洪涛忙说道：“安乐宫也是孩儿的家，每日陪伴母亲承

欢膝前，享受天伦之乐，孩儿何急之有呢？”

天蚕娘娘叹口气，幽幽地说：“我儿天性至孝，聪明仁慈，你这是宽娘的心，非由衷之言！你朝皇帝是日夜盼望他的婆娘早日还朝，巴不得你们早一天归还金陵。你内心也想赶回家乡与二老团聚，这乃人之恒情，何足为怪？老身不敏也不至于这样昏愤，为了遂我私愿强行留下你们。我在想，你们一行十来个人，要保护一个不会丝毫武术文弱尊贵的皇娘，过千山涉万水，一路上道路坎坷，山林盗寇绿林强贼以及元蒙余孽，多如牛毛，凶险甚多。苗邦为娘辖区，能保你等平安渡过。但出了苗疆到京都尚远隔数千里，为娘却无力保你们顺利到京。所以，在你等来的第二天，我就派专使进京与明廷下书，约定马皇娘的归期，我派人送她到苗疆边界，让朱元璋派人马迎接，这样较为安全。万一皇后于中途出了差错，我的洪儿，你可就犯了灭门不赦的大罪了。”

洪涛听见她安排周密，计划得当，深感义母情深，忙跪拜道：“母亲对儿宏恩深厚，使孩儿终身不忘！”

天蚕娘娘忙起身拉起洪涛说道：“孩儿，快别这样说，咱已是母子，无须多礼。我也曾读过不少汉书，内中有些言语甚是入情入理。有一句使为娘想起来了，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说着面现戚楚之色。洪涛忙说：“母亲仁慈使孩儿终身受赐，当永志不忘！”

天蚕娘娘满脸慈祥的母爱，谁能相信她就是杀人如草芥的女魔王呢？她说道：“孩子，再与为娘亲热三天，娘就让你返回中原。我想咱娘俩相处一场，娘得给你一点纪念。但给你什么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金银财宝太俗气，同时你也不缺此物；名马宝剑娘也没有。我考虑很久，想将为娘生

平绝技传授给你一样，又怕你嫌我五毒派武学毒辣狠恶，坏了您诸葛名门忠厚仁慈的风范。我想好了，我这些毒器怪招断断不能传你，只有一样武功是出自中华人物的家学秘籍，正大光明。大宋朝时，云南大理国曾是中原人士段姓当政，那段家家传一样神功绝技‘一阳指’指气到处，凌空制敌要穴，只是从来不传外人。后来为抗拒外侮才渐渐传与外姓之人，因此，娘也得学此技。不过，学此绝技必须有深厚的内功，一般武功较差之人不仅学无所成，反倒自残身心。当今之世中原已经失传，会此技者已无一人。即南国各邦亦自不多，为娘此技自觉无出我之上者，我欲将此技传你作个纪念，也是咱母子一场，不知洪儿意下如何？”

洪涛听天蚕仙娘要传授“一阳指”神功与自己，不由大喜。他曾听恩师毕蕴花谈过“一阳指”神功的奥妙，可惜武林中已无人能穷尽此艺了。今天义母天蚕娘娘娘要授此绝学，忙拜伏于地说：“孩儿何幸，蒙母亲如此错爱！今得学神功，孩儿三生之幸矣！”

天蚕娘娘说道：“孩子，我得测测你的内力如何，方可决定传不传。”说罢步出厅外，立于院中。洪涛亦随之出厅。天蚕、洪涛对面而立，说道：“孩儿，咱娘俩要对一掌，看看你功力如何？但你须竭尽全力，我才知道你内力高低，你只管放开胆出掌，娘自觉不妨，即娘受损亦不怪你！”

洪涛知道她武功冠绝南国边疆，内力远胜自己，接一掌当然无碍。当即，一跃纵开，在离天蚕娘娘一丈多处立定，调息真元，凸胸收腹，凝神运气。天蚕娘娘也静下心来，说道：“洪儿小心了！”言毕身躯晃动，纵出丈许，右掌推出，大叫道：“洪儿接掌！”洪涛只觉一股凛冽冽冷森森的

掌风扑面罩下，急忙呀的一声跃起，将左掌抵向天蚕手心，两掌相隔三尺远近的时候，双方都觉得有一股强大的阻力克制，怎么也推不进去，蓦的一弹，各自后退落地。洪涛脚立原处稳稳而立，但天蚕娘娘竟然往后退了一足之长，身躯微微晃了晃。天豆娘娘暗惊，赞许地说：“孩子，你小小年纪，竟能有如此内力，实武林中奇才，后起之秀。为娘纵横江湖数十年，能一掌将我击移一足之地者，你还是第一人呢！你有如此精湛武功，学‘一阳指’就不费难了。我只需将口诀传你，三日定可运用自如。”她不知洪涛曾食千年人参果，鬼愁谷巧得“天佛掌”绝学，又生具异秉，不然怎能使天蚕后退一足之长呢？

天蚕娘娘扭头对锦萼飞燕等人笑着说：“闺女们，莫道为娘偏心，我不一一传授你们了！就是洪儿今后传人，也要先看他人品如何，其次才看他质秉内力，以免传入匪人之手！”

锦萼等忙说道：“女儿等功力浅薄，难以学此盖世武学！”

自此日起，天蚕娘娘带领洪涛，母子二人闭门不出，日夜传授旷世奇学“一阳指”神功。洪涛武功已臻上乘，又有深厚内力，自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三日过后已将此技学成，得心应手，气随意出，指动如剑。他做梦也想不到冒生命之险来南疆，竟然因祸得福学到了惊世骇俗久已失传的武林绝学“一阳指”，今后闯荡江湖行侠作义，又多了一件看家本领。

三日以后，天蚕娘娘设置丰盛酒宴与国母马皇后饯行。天蚕娘娘与马皇后同桌，洪涛等姊弟多人一桌。这时天蚕娘娘

已不是往日谈笑风生的面容，她双眉紧皱，冷气森森，与洪涛说了些惜别的话，显得十分难过。席终，天蚕娘娘对马皇后说：“国母来此，诸多简慢，招待欠周之处祈娘娘海谅！回去上复皇上，苗邦永不反明，和睦共处！”

马娘娘也说道：“蒙女王多方照顾，哀家感谢！回京后奏明圣上，褒封女王永镇南疆。”

天蚕娘娘大悦，再三叮嘱洪涛，路上好好侍奉国母，并传来国师绿袍道人，当面吩咐道：“派你带本门子弟百人，护送马娘娘及天使平安回中原，你送出边界即回，如在我们苗疆内出了事情，我唯你一人是问，绝不宽赦！”

绿袍老妖虽然十分不愿，但他仍是诺诺应允，不敢忤违。

诸事安排妥当，天蚕娘娘握住洪涛的手，泪已夺眶而出，呜咽说：“孩子，咱们母子前生有缘结成亲眷，只恨相逢太晚！今日之别，不知何日再能与我儿重逢！”

洪涛也哭道：“母亲勿悲，此次孩儿来南疆，蒙母亲百般爱护，孩儿终生难忘母亲之隆遇，望母亲千万珍重，孩儿帮父亲夺回国宝，消了圣上差使，一定专程来探望母亲！”

天蚕娘娘忍着悲痛挥泪道：“孩儿有此孝心，为娘满足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孩子，你……你、你就走吧！何必相对伤心呢？”洪涛又跪下叩头说：“母亲留步，孩儿就此拜别。”锦萼等九姊弟拜伏地下，个个流泪依依。洪涛等方欲辞去。天蚕娘娘忙又说道：“洪儿慢走！”她来到洪涛身前，泪流道：“孩子，你此去中原，武林除霸，经常出入刀光剑影之中，娘有一件用天蚕丝及金猱毛织成，经能工巧匠加入金丝编制而成的软甲，穿在身上又轻又软，不仅刀剑

毒器不能透入，任凭再深厚的掌力都无法穿透。老身已多年不用，今给我儿，我儿穿上此衣就可想起我这个南疆的母亲了。”说罢，侍儿金环呈上一个锦匣和一个绫包，天蚕娘娘亲手打开绫包取出一件金黄耀眼霞光熠熠的背心，亲手帮洪涛脱去外衣，让他穿在贴身处。

马皇后坐在轿车内见她如此举动，也深为感叹。

天蚕娘娘又道：“洪儿，要见物思娘呀！”

洪涛再次被这诚挚的母爱感动，握住天蚕娘娘玉手泣道：“母亲放心，孩儿不会忘记母亲对孩儿的大恩，如有虚言，皇天必不佑我！”

天蚕娘娘忙用手捂住洪涛的口说：“痴儿，咱娘俩已心心相印，母子无隔，为娘怎能不信你？孩子，你路上多保重！”亲手打开锦匣，露出八个玉瓷瓶，对锦萼等姑娘道：“好闺女，咱也是母女一场，边荒僻野无物可赠，这有八瓶‘八宝还童驻颜霜’，是为娘采百花精英和天露甘泉及珍贵药材汁液配制而成，每天以一滴涂面可保皮肤细腻柔滑，红颜常驻。”

锦萼等八人再三拜谢。

天蚕娘娘一撩长裙，从腰中锦囊中取出一件绿鲨鱼皮软鞘，抽出来一支寒光刺眼鉴人毫发薄刃厚背的七寸匕首，对尉迟火说：“孩子，你也辛苦一趟，这宝刃就赠给你作个纪念吧！它伴随老身数十年，可断金玉，削铁如泥，十分锋利。”尉迟火十分喜欢，叩头接过，收刀入鞘，藏于囊中。

天蚕娘娘将物品分派完毕，含泪道：“孩子，你们走吧，多保重！”

洪涛再次拜伏于地说：“请母亲多保重，孩儿就此告

别！”

这时马皇后的软轿已经启动。洪涛手拉马缰对着天蚕娘娘举手说：“母亲请回，千万珍重身体！”说罢拉马前行，黎锦萼等扯缰紧随。

天蚕娘娘挥手说：“孩子们走吧，路上小心！”目送洪涛一行转过假山，方才满面凄惶的扶着金环返回内宫。

离开安乐宫，洪涛与众姊妹才上了马，紧紧跟着马娘娘软轿。绿袍老妖受了天蚕严命，怎敢存非分之心，率领五毒门下弟子也紧紧相随，恨洪涛之心虽有也不敢怎样，唯有强忍住一腔仇恨怨毒。干这万分不想干的差使。一路翻山过河，顺利无阻。有这个大名鼎鼎五毒开山祖师压阵，谁又敢将这虎须呢？看起来，天蚕娘娘不愧女中豪杰，苗邦英主，她确实很会驭人。

洪涛见绿袍老妖甩着一只断臂护送銮驾，深感不忍，虽然他咎由自取，但毕竟还是自己迫他自残一臂保命的，所以，一路上对他极力关照，每日美酒佳肴敬如师长，无奈他生性暴戾，积怨难消，总是不理不睬。洪涛碍于天蚕义母份上，不与计较。

马娘娘有锦萼等八位如花似玉的女侠陪侍，自是行止无虞，颇无旅途寂寞。她本是洪武皇帝布衣结发，性极贤淑，从不以国母至尊傲物，待人和气，常常提出家庭乡里琐事叙谈，询问各人姓名家世。当她得知东方慧西门霜柳淑龄都是双凤帮统率十万豪杰的领袖，黎锦萼曹飞燕李英琼齐英男乃是武林名宿高足时，歉然地说：“各位姑娘都是巾帼英杰，却委屈充任侍儿，使哀家甚觉不安！”

黎锦萼等齐声说：“娘娘万金之躯，母仪天下，黎庶仰慕，我姐妹系娘娘子民，得侍左右实属幸事，怎能说是委

屈？”

皇后霁颜笑道：“平安返宫，哀家定留众姑娘在宫中多住几日。”

众姊妹齐声称谢，上下相处极为和谐。

尉迟火生性顽皮，童心未泯，一路上不是以石打鸟，就是追鹿逐兔，玩的十分高兴。

这一日，已来到莽苍山北麓。出了苗邦边界，绿袍老妖不再前行，向洪涛要了回批公文，上写平安抵边界字样，洪涛修了一封呈复天蚕娘娘的家书奉上，他便带领众弟子返回安乐宫交差去了。

洪涛与锦萼等人商议道：“天蚕义母与皇上相约是让我们绕开梁王的辖地，东去湖广，从官道沿驿道而行。似此崎岖山路，迎接娘娘銮驾的钦使御林卫车不会从此路来，我们必须保护娘娘横穿云贵转入官道，只要入了我朝境域，沿途自有官府迎接护送，天使也不难接着娘娘，”大家深以为有理，禀明娘娘，马皇后亦无异言。当下将两个苗人轿夫打发回去，洪涛让娘娘骑上自己的马，继续行走。众姊妹在马上前后相护，峨嵋众弟子及尉迟火为后卫。一路上幸喜平安，并无甚惊险之事发生。这日进入湖广官道，各驿站都接到了迎送娘娘的公文，沿途各州府县衙都派兵勇伺候，在辖地护送。有马娘娘凤驾在，谁敢有丝毫怠慢？

这日，马娘娘车仗护从进入湖南桃源县余家坪。这儿也算一个古老大镇，紧依沅江，是个水陆码头，过往船只很多货物堆积如山，大多是木材，毛竹，生熟药材，木耳、蘑菇，山杂皮货。几家客店生意兴隆，一派太平气象。

一行人来到一家住宿兼营菜饭的“诱仙居”酒家，店居